



LUXUNZAWENXUAN

鲁迅杂文选读

编写说明

遵照毛主席“读点鲁迅”的教导，为适应广大工农兵学习鲁迅作品的需要，我们编写了《鲁迅杂文选读》。

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这篇光辉著作中，充分肯定了鲁迅在中国文化革命中的崇高地位，指出鲁迅是空前的民族英雄，代表了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后来又号召我们学习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榜样。毛主席的崇高评价和科学论断，是我们研读鲁迅作品、向鲁迅学习的唯一正确的指针。《选读》从选篇到简析，力图贯彻毛主席的一系列教导，突出鲁迅作为文化革命主将的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无私无畏的斗争精神，体现鲁迅作为空前的民族英雄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品格和特点。

《选读》以后期杂文为主。这些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是鲁迅运用马列主义观点、方法分析问题的珍贵结晶，是我们学习辩证的生动教材。

由于我们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所限，《选读》难免存在各种错误和缺点，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一九七七年六月

目 录

现在的屠杀者	1
《呐喊》自序	6
○未有天才之前	18
忽然想到（六）	27
、卷末闲谈	36
♪灯下漫笔	46
十四年的“读经”	60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71
写在《坟》后面	89
老调子已经唱完	101
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	114
●文学和出汗	122
流氓的变迁	128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136
“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149
“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181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	188
沉滓的泛起	194
论“第三种人”	201

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212
“友邦惊诧”论	220
二丑艺术	226
华德焚书异同论	231
《伪自由书》后记	238
“中国文坛的悲观”	285
小品文的危机	290
捣鬼心传	299
关于中国的王道	305
门外文谈	313
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345
再论“文人相轻”	360
答托洛斯基派的信	366

现在的屠杀者^①

(一九一九年)

高雅的人说：“白话鄙俚浅陋^②，不值识者一哂^③之者也。”

中国不识字的人，单会讲话，“鄙俚浅陋”，不必说了。“因为自己不通，所以提倡白话，以自文其陋^④”如我辈的人，正是“鄙俚浅陋”，也不在话下了。最可叹的是几位雅人，也还不能如《镜花缘》^⑤里的君子国的酒保一般，满口“酒要一壶乎，两壶乎，菜要一碟乎，两碟乎”的终日高雅，却只能在呻吟古文时，显出高古品格；一到讲话，便依然是“鄙俚浅陋”的白话了。四万万中国人嘴里发出来的声音，竟至总共“不值一哂”，真是可怜煞人。

做了人类想成仙，生在地上要上天；明明是现代人，吸着现在的空气，却偏要勒派^⑥朽腐的名教^⑦，僵死的语言，侮蔑尽现在，这都是“现在的屠杀者”。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将来是子孙的时代。

注 释

①本篇最初发表在《新青年》的“随感录”专栏，后编入杂文集《热风》。

《新青年》从一九一八年四月第四卷第四号起，开辟“随感录”专栏，发表对于社会和时事的短评，到第九卷为止，总共发表了133篇文章。鲁迅从一九一八年九月开始给“随感录”写短评，在133篇随感录中，他写了27篇。

②这是尊孔复古派诬蔑白话文的话，意思是低下粗俗，浅薄无知。

③哂(shěn审)，含有讥嘲和看不起的笑。

④这是尊孔复古派对新文化战士的恶毒攻击。意思是他们用提倡白话来掩饰自己的浅陋。

⑤《镜花缘》是清代李汝珍著的一部长篇小说。该书第二十三回中写一个酒保咬文嚼字，故作文雅，十分可笑。君子国应为倭士国。

⑥勒派，在这里的意思是，强行推崇或强迫人民信奉。

⑦这里的名教即指孔孟之道。

简 析

本文写作并发表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高潮之中。当时，以鲁迅为主将的文化新军，同以刘师培、林纾为代表的国粹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刘师培、林纾当时都是北京大学教授，他们顽固地站在封建卫道士的立场，反对打倒孔家店，反对提倡白话文。特别是林纾，他竟以清朝举人的身

份自居，咒骂复孔孟铲伦常是禽兽行为，诬蔑新文化战士因“不能为古文”，才“创为白话一门自衿其特见”，并狂叫“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均可用为教授”（《致蔡鹤卿太史书》）。他还炮制《荆生》、《妖梦》等文言小说，攻击白话文运动，寄托他希望军阀出面进行武力镇压的恶毒用心。但是，历史的潮流不可阻挡，文学革命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向前发展，白话文终于代替了传播孔孟之道的八股文言，成为宣传新思潮的有力工具。林纾之流只得发出“吾辈已老，不能为正其非，悠悠百年，自有能辩之者”（《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的哀鸣。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鲁迅是英勇的旗手，向孔家店猛烈冲锋的闯将。他不仅创作了显示文学革命实迹的《狂人日记》等白话小说，而且发表了许多论文和杂文，深刻批判了吃人的孔孟之道，极其有力地打击了国粹派。《现在的屠杀者》就是掷向国粹派的一支锐利枝枪。

文章简短有力，用犀利的笔触，辛辣地讽刺了国粹派自鸣清高的丑态，把他们诬蔑白话文的谬论驳斥得体无完肤，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搞尊孔复古，就是屠杀“现在”。

国粹派以“识者”自居，诬蔑白话文“鄙俚浅陋”，不值他们“一晒”，作者就称他们为“高雅的人”。这个称呼不仅含有深刻的讽刺，而且概括了他们和广大人民群众相对立的实质。国粹派是一小撮“文选妖孽”、“桐城谬种”，他们蛰伏在孔孟之道的僵硬传统里，抱残守缺，却以丑恶驳人，反诬白话文“鄙俚浅陋”，这不但显不出他们有什么“高雅”之处，而且只能证明他们是一小撮充当绊脚石的丑类。

应用白话文，废除文言文，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革命斗争的需要。几千年来，封建统治者垄断文化大权，致使作为语言符号的文字，严重脱离口语，成为少数精神贵族的专利品。八股文言是他们宣扬孔孟之道，禁锢人们思想的工具。内容决定形式，打倒孔家店，就必须废除文言文，而新思潮的传播，则要求运用广大人民群众容易接受的白话文。因此，文言与白话之争，不单纯是形式问题，而是两种思想、两种文化激烈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国粹派死守孔孟之道和封建教条，就一定要维护文言文；他们反对白话文，实质上是反对新思潮的传播，仇视为反帝反封建政治斗争服务的新文化。反帝反封建是广大人民群众所进行的革命斗争，白话是四万万中国人嘴里发出来的声音，提倡用白话文为这一斗争服务，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国粹派诬蔑白话文，充分暴露出他们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反动立场。作者站在四万万中国人的立场，针锋相对地给予国粹派以严厉的驳斥。这一小撮可怜虫，不但与人民为敌，而且自相矛盾。他们自视“高雅”，诬蔑白话“不值一哂”，但又不得不用白话说话，不能一味呻吟古文，显出高古品格。作者只是如实地揭示出这种严峻的事实，用不着多费笔墨，就把国粹派的谬论击得粉碎。

文章在驳斥国粹派的谬论之后，紧接着用两个生动的譬喻，形象地批判了他们尊孔复古的反动实质。想成仙，要上天，这都是脱离实际的空想，根本不可能实现。国粹派在二十世纪初，还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语言”，分明是现在人而执意泥古，就像想成仙，要上天一样可笑。

这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丑恶行径，只能证明他们仇视现实，妄图扼杀现实，是一小撮屠杀“现在”的刽子手。如果按照他们的主张去做，不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无法进行，而且整个民族和国家就只能走向灭亡，所以说“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在这里，鲁迅虽然是用进化论的观点进行批判的，但是，因为他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从国家民族的利益出发，坚持前进，反对倒退，而且紧密联系着现实的斗争实际，所以能抓住国粹派的实质，击中他们的要害。

在鲁迅笔下，国粹派“高雅”的面纱被撕得粉碎，屠夫的凶残本相暴露无遗。读了这篇锐利的战斗杂文，使我们真切地看到：不值一晒的，不是白话，不是提倡白话文的新文化战士，更不是四万万不识字的中国人，而是硬装“高雅”的国粹派屠伯们，以及他们尊孔复古的反动主张。想当年，林纾在发出失败的哀鸣时，还叫喊“请诸君拭目俟之”（《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采取不承认主义。但是，不需要“悠悠百年”，为时并不久，他攻击文学革命的小说就自消自灭了。历史早已证明：“世间……一定会有明明白白的是非之别”（《准风月谈》，《中国文坛的悲观》），“有许多所谓文人和文章也者一定灭亡，只有配存在者终于存在”（同上）。逆历史潮流而动，必然灭亡；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终于存在，这是决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呐喊》自序^①

(一九二二年)

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

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②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回家之后，又须忙别的事了，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径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 N 进 K 学

堂去了^③，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我的母亲没有法，办了八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④哭了，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终于到 N 去进了 K 学堂了，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⑤，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生理学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⑥之类了。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⑦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

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⑧里了。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象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而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学的方法，现在又有了怎样的进步了，总之那时是用了电影，来显示微生物的形状的，因此有时讲义的一段落已完，而时间还没有到，教师便映些风景或时事的画片给学生看，以用去

这多余的光阴。其时正当日俄战争^⑨的时候，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采。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⑩，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在东京的留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但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可是在冷淡的空气中，也幸而寻到几个同志了，此外又邀集了必须的几个人，商量之后，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名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因为我们那时大抵带些复古的倾向，所以只谓之《新生》。

《新生》的出版之期接近了，但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资本，结果只剩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创始时候既已背时，失败时候当然无

可告语，而其后却连这三个人也都为各自的运命所驱策，不能在一处纵谈将来的好梦了，这就是我们的并未产生的《新生》的结局。

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后来想，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

然而我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却也并不愤懑，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

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S 会馆^①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

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⑫。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⑬，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⑭，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

“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⑮，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就有了十余篇。

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借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⑥于前驱。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

这样说来，我的小说和艺术的距离之远，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到今日还能蒙着小说的名，甚而至于且有成集的机会，无论如何总不能不说是一件侥幸的事，但侥幸虽使我不安于心，而悬揣人间暂时还有读

者，则究竟也仍然是高兴的。

所以我竟将我的短篇小说结集起来，而且付印了，又因为上面所说的缘由，便称之为《呐喊》。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日，鲁迅记于北京。

注 释

①这篇文章是鲁迅为《呐喊》初版时所写的序言。《呐喊》是鲁迅的第一部小说集。初版包括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二年的短篇小说十五篇，一九二三年八月由北京新潮社出版。一九三〇年一月第十三次印刷时，作者抽去了其中的一篇《不周山》（后改名《补天》，收入《故事新编》）。

②质铺，当铺。

③N，指南京。K 学堂，指江南水师学堂。鲁迅曾于一八九八年到南京江南水师学堂读书，第二年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一九〇二年毕业后即赴日本留学。

④伊，同“她”。五四时期，多用“伊”作为女性第三人称代词，后来才改用“她”。

⑤格致，一门包括物理、化学等知识的学科。

⑥《全体新论》，英国合信著，一卷，一八五一年出版。《化学卫生论》，英国真司腾著，四卷，一八七九年出版。这两部书是清末译成中文的关于生理学和营养学的书。

⑦日本维新，指日本明治维新。日本明治天皇（1853——1912）即位后，实行变法图强，改藩设县，定

宪法，立国会，后来即发展成为帝国主义国家。维新，即革新，旧称变旧法行新政为维新。

⑧指日本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鲁迅于一九〇二年赴日本，先在弘文书院学日文，一九〇三年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

⑨指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五年日本和沙皇俄国之间为重新瓜分我国东北所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其结果日本获胜。

⑩鲁迅于一九〇六年暑假时即从仙台医专退学返东京，与友人许寿裳等共同商议提倡文艺运动。

⑪S会馆，指绍兴会馆，在北京宣武门外。鲁迅于一九一二年五月到一九一九年十一月曾住在这里。

⑫鲁迅在绍兴会馆补树书屋中，利用业余时间一方面致力于中国古籍的考证、纂辑和校订等整理研究工作；一方面搜集并研究中国古代的造象及墓碑等金石拓本。后来辑成《六朝造象图录》和《六朝墓志目录》等（未完成）。

⑬一九一九年七月，资产阶级买办文人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鼓吹从美国反动的唯心主义哲学家杜威那里贩来的“实验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挑起了一场“问题与主义”的论战。这里，鲁迅对胡适的这种谬论进行了讽刺。

⑭金心异，即钱玄同。他是《新青年》的编委之一。《新青年》提倡新文化不久，封建卫道者林琴南曾写一篇笔记体小说《荆生》攻击新文化运动，其中攻击对象之一叫“金心异”，即影射钱玄同。